

高云峰的“游戏”人生

■本报实习生 于思奇

初见高云峰，是在清华大学一堂《趣味力学试验及制作》选修课上。他混在一群“90 后”中间，一起讨论着如何才能让铁丝编成的小鱼可以在他们设计的轨道上游得更快。边戴眼镜后，高云峰眯起的小眼睛闪烁着光芒，上扬的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如果不是眼睛周围堆起的细纹和中年人略微发福的身材，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早已为人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60 后”。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电钻、钉子、木板、棉线齐聚一堂；同学间可以相互交谈，加油鼓劲的场景，会发生在课堂上。而这样一门课的任课教师就是高云峰。

童心未泯的孩子王

1967 年出生的高云峰，现任中国力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是力学方面的专家，也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教授。但同时，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游戏王。

高云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强，从小就喜欢鼓捣一些小玩意儿。“我那时候经常参加航模比赛，而且我—有什么想法，就马上付诸实践。”高云峰喜欢实践，喜欢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生活方式。

他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仍保有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据高云峰介绍，他业余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研究自己各种感兴趣的事情。比如，2003 年非典暴发，高云峰就利用过去的传染病模型和疫情的通报数据，自己建立了一个预测非典峰值和结束的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高云峰开始安抚自己身边的师生。更出人意料的是，一周后官方公布的最终结果竟然与高云峰的推测一致。

这件事给了高云峰很大的启发：“每个人学到的知识都是特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刻板学习这些知识，而是要将其中学到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用在处理其他问题上。”

也正因此如此，不懂医学的高云峰，利用自己擅长数学这一点，也成了半个“医学家”。除了非典预测模型，高云峰的“小把戏”还有很多。他的爱好也极其



▲高云峰和女儿在“家庭对对碰”活动上。

广泛：摄影、P 图、视频制作，你完全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理工科的大学教授，其实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

寓教于乐 玩中成长

已为人父的高云峰，不想着自己玩，也带着孩子一起玩。

在高云峰眼里，女儿的童年比起同龄小朋友要快活许多：没有课余学习班，没有额外的家庭作业；有的只是轻松快乐的玩耍和自由自在的思考。

高云峰很重视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教育，在他看来，玩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科学知识。他曾带着女儿去野外露营。在这期间，从扎帐露营的选址到如何辨别方向，高云峰都悉心讲述给女儿，让她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知识就是力量，我相信在特殊的环境下，这些可能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把这些知识在平时游玩时，不知不觉中教给孩子，这比灌输式的教育要更加形象、生动，也更能达到教育的目的。”高云峰说。

除此以外，利用科技小知识自己动手制作一些性价比高的小玩具，是高云

峰教育孩子的另一个特色。

他教女儿在掏空的鸡蛋壳的外围画上山画水，里面放上小电动机和灯泡，制成简易的走马灯。这种将艺术、科学融为一体的科技小发明，在高云峰的家里比比皆是。

“这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高云峰说。

“孩子王”的教育梦

高云峰的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不但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被他积极推广到中小学甚至大学。

高云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他致力于推广这种寓科学知识于手工小发明、小游戏的实践之路，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他有大大小小四百多个科学小游戏、小发明。这其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手机吊冰箱”、“纸桥过车”、“纸船载人”，也有同学们课堂上亲自动手实践的“诸葛连弩”、“弹簧秤称大象”等等。

高云峰介绍，“其实，‘手机吊冰箱’的原理就是大家在中学时曾学过的

“知识就是力量。我把知识在平时游玩时教给孩子，这比灌输式的教育要更加形象、生动，也更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高云峰

$P=fv$ （功率 = 摩擦力 × 速度）。”

“实践出真知，知道一件事情和会做一件事情是完全两回事情”，高云峰总结道，“创新来自实践，而不能只是空想。”“我希望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学生学会怎么用学到的知识处理和解决问题，这也是我能为素质教育所作的贡献。”高云峰说。

同时，高云峰也表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深入研究并且锻炼这种自主分析的思维方式，那么他相信在未来，学生面临其他难题时也能从中受益。”对此，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1 级的柳方飞同学表示赞同，他说：“在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阶段，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

正因如此，面向孩子，成为“孩子王”，跟孩子们做朋友，教他们做科学小游戏，已成为高云峰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希望在玩中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把一个个枯燥无味的公式变成孩子们亲自动手制成的小玩具。

“游戏”人生，这大抵就是“玩”的最高境界了吧。

光影赏析



■韩连庆

早晨的巴黎是美丽的
下午的巴黎是迷人的
晚上的巴黎是迷人的

但是午夜的巴黎是神奇的
美国作家吉尔临近结婚却陷入了职业困境。按照他的说法，困境是由于他被好莱坞买断了，整天编写无聊的剧本，无法进行真正的写作。未来的岳父岳母到巴黎商务旅行，吉尔也陪未婚妻伊内兹来巴黎度假，修改自己的小说。吉尔疯狂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劝说伊内兹婚后搬到巴黎居住。伊内兹说，“我离开美国就活不下去！”吉尔喜欢雨中的巴黎，伊内兹说：“当然不能是酸雨！搞不清楚滴滴答答的有什么好的？”吉尔兴奋地跟未来的岳父岳母说，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描写的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巴黎。未来的岳母却说：“就这交通？什么也流动不起来！”伊内兹对吉尔说：“你陷入了幻想！”
午夜的巴黎，吉尔独自一人漫步街头，鬼使神差地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巴黎，遇到了挚爱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艾略特、毕

数字摄影

微距辨识蜂与蝇

■李秋弟

蜂和蝇是昆虫中的两个家族，分别属于膜翅目和双翅目。

一般人当然不会把普通的家蝇看做蜜蜂。但是，有几种色彩艳丽的“蝇”却很容易使人们把它们与蜜蜂“鱼目混珠”。粗粗看去，它们的样貌确实有些相似。然而从昆虫分类的角度看，它们之间的差别又是很大的。

例如，常见的两三种食蚜蝇之所以被缺乏昆虫知识的人士误认为是蜜蜂，不仅因为它们身体上与蜜蜂有着近似色彩和花纹，有着相似的体形，而且它的成虫有着和蜜蜂几乎相同的“饮食习惯”和觅食方式——总是在花间飞来飞去，吃花粉与花蜜。所以，许多不知底里的摄影爱好者就常常在照片说明上出错。不仅如此，在前两年某知名的科普杂志举办的摄影大赛评选中，一幅食蚜蝇的照片竟通过了编辑、评委的层层审查，最后被冠以“蜜蜂”之人名选，之后

又通过众多爱好者大规模转发演示文件流传全国——确实是“贻笑大方”了。

试想，许多人手持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高科技装备——数码相机，渴望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却满足于浮光掠影地欣赏“美”，却不愿意顺便学习一些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清楚的知识，这难道不是有点可悲吗？有人说，几个名称错误无伤大雅，知不知道一个地方或者一种生物确切叫什么并不重要。在他们看来，强调知识的准确性，类似于鲁迅小说中孔乙己炫耀自己知道茴香豆“茴”字的几种写法。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笔者以为，这种不求甚解的思维方式是应该改变的，而通过流行、时尚和爱好而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也应该是科普摄影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广义上说，“美”，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的摄影照片及其说明文字出现了知识性错误，作品的“美”也会大打折扣，因此理应受到批评。

拍摄前的观察

食蚜蝇在口器、触角、翅膀与飞行姿态等方面都与蜜蜂有明显的不同。如果仔细观察，特别是通过两者清晰的照片进行对比，它们还是很容易区别的：首先，蜜蜂是嚼吸式的“混合型”口器——它有两只牙可以咀嚼花粉，还有一支吸管式的口器用以吸食花蜜；而蝇类包括食蚜蝇则是舐吸式的口器，“用餐”时会像一条大舌头在花蕊上舔来舔去。其次，蜜蜂的触角一般为屈膝状，而食蚜蝇的触角则为两粒突起，上有几根刚毛。蜜蜂的翅膀似凹凸的油膜，而食蚜蝇的翅膀则平直无奇。最后，蝇类后翅已经演化为一对平衡棒，食蚜蝇也不例外。

拍摄要点

蜜蜂和食蚜蝇总在飞来飞去地忙碌，在落下以后吃东西时，会有相对静止的短暂时刻，这是拍摄它们的很好时机。另外，食蚜蝇的飞行技能绝对算得上“高超”，经常会在空中做“悬停飞行”，这也是拍摄它们动态的良好时机。但是，由于它体形小的缘故，需要拍摄者敏锐的观察力。

1.使用长焦距镜头，或便携式数码相机的长焦端。如有可能，使用微距镜头效果更好。这样可以拍出较大的影像。
2.设置快门优先的曝光模式捕捉动态。可选择 1/500 秒选择以上的快门速度拍摄“用餐”时的食蚜蝇，以 1/800 秒以上的快门速度拍摄飞行中的食蚜蝇。
3.设置光圈优先曝光模式控制景深。
4.应用相机的多点自动对焦功能。建议有经验的人士使用手动对焦，以便尽可能在捕捉到清晰的趣味点时按下快门。
5.注意光线方向、背景和构图的简洁。人的视力虽然强大，具有许多高级镜头不具备的功能，但是它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例如对于真正“就在眼前”的东西和小到一定程度的东西，就会看不清楚。因此借助数字相机的近摄功能和微距镜头，可以延展我们的视力，留下许多前所未见的珍贵资料，形象地反映许多生物特征的细微差别和自然之美，启发人们去探究更多的自然奥秘。



正在“用餐”的食蚜蝇

拍摄参数：
光圈：F3.5；快门速度：1/500 秒；镜头焦距：100 毫米；ISO 100

博学讲坛

■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学说，是为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上层建筑。当然这并不错，因为儒学的确是要讲治国平天下；但是儒家讲治国平天下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在修身。日前，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一场关于“儒学与人生”的讲座，就告诉我们儒学指导下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怎样才能独善其身。

“人生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作为主讲人首先提问，随后又用河流的比喻作出引导。孔子走到河边，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赫拉克利特也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生如河。

“人生”究竟是什么，分开来理解，似乎也不容易得到答案。古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对“人”的描述简单直观概括性强：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生”也同样是个谜，死亡、长寿、夭折，不知死，焉知生？

其实人生包括三个部分：生命，人生存在的形式；命运，人生的状态；生活，人生的内容和先决条件。张立文给出了自己关于人生的理解。

生命是唯一的而且是不可选择的，生命是消费性的也是不可返回的。古语有“天地致性，人为贵”，人是得天地之精英，五行之秀气，是最可宝贵的生命形式，所以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西方文化中解释生命之所以出现在世上是为了赎罪，原罪说追根到亚当夏娃。儒家文化则认为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阴阳两性的和谐交融才产生生命，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相容性与多元性。

如此宝贵的生命，如何看待也是值得探讨的。荀子有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是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的，所以人是可以贵的道德性的动物，人应该追求有道德的生活。

中国古人充分重视人的价值，把人提高到最为天下贵的地位；而人的价值的实现，又基于个人人格的完

善。人之可贵首先要体现在每一个人的高尚人格上；每一个个人人格的完善，是实现人的价值和使社会完善的基礎。

关注命运走势，祸福吉凶，占卜算命古已有之。人在行动前都想知道结果吉凶，对行为结果预测的书就很盛行。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时候没有烧的书就包括《易经》；到汉，《周易》成为六经之首，地位很高。古人对命运发展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人要畏天命，敬畏上天，顺应命运。还要知天命，理在心中，掌握事物的规律性便可穷理，便可掌握机遇，掌握命运。“命”是有必然性的，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家庭自己是无法决定的，但是因为“运”具有的偶然性，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达到成功。不必过于纠结在命运的必然性上，把握好“运”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与顽强。

生活不易，这是许多人都有的体会：为了生活奔波劳苦，不知不觉便成了各种奴隶，考试奴、房奴、车奴、官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张立文从儒家哲学中找出几点生活的准则与大家分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戒除对他人的嫉妒心，不平衡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是一切社会公德的基础；“君子而和不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言必信，行必果”，讲诚信；“修己于仁”，以修身为本；“乐道人之善”，赞扬别人，多交贤友。

儒家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学问做到一言一行中。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贯通儒家的生活哲学，关心生命，改变命运，快乐生活，那么就能做一个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人。儒学的情怀也就在于此！

寻找黄金时代

加索、达利向、布努艾尔等文学艺术名流。这是吉尔向往的“黄金时代”！

吉尔发现，上世纪 20 年代的人向往的黄金时代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他爱上的一名女子，与她一同来到 19 世纪 90 年代，却又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向往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

左右为难的吉尔问博物馆的女讲解员，一个男人怎么会同时爱上两个女人？讲解员说，他们爱的方式不一样！吉尔说，你们法国人比我们进化得快！

吉尔最终决定与未婚妻分手，留在巴黎。午夜巴黎的雨，吉尔终于找到了愿意跟自己在雨中漫步的女孩，一个经营旧货商店的女孩。

这是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新片《午夜巴黎》讲述的故事。电影算不上他最好的作品，由于获得了 2011 年的美国金球奖和 2012 年奥斯卡奖的最佳编剧奖，反而成了他最卖座的电影。一如既往，伍迪·艾伦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此前，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曾获得过 1978 年奥斯卡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1986 年的《汉娜姐妹》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编剧等三项大奖。其他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还有 1979 年的《曼哈顿》、1985 年的《开罗的紫玫瑰》和 1989 年的《犯罪与不端》。

这位特立独行的美国导演在电影内外不断批判和嘲讽好莱坞。他在各种场合说过：“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世界的银幕，全世界都在照抄美国的东西，抄袭美国低劣的影片”；“好莱坞始终是一座工厂，那里大电影公司不断生产，许多有创见的导演都被制度窒息了。这是一种耻辱，好莱坞电影已经没有了艺术片和实验片的任何位置”。好莱坞倒是“心宽体胖”，不计前嫌，不断向他抛来橄榄枝，可终究还是没能将他招安。

这几年伍迪·艾伦一直在欧洲拍片，研究他的“地理美学”，在英国拍摄了《赛末点》、《独家新闻》、《卡珊德拉之梦》和《遭遇陌生人》，在西班牙拍摄了《午夜巴塞罗纳》，这次又在法国拍摄了《午夜巴黎》。最近刚刚在大选中落败的法国总统萨科奇是伍迪·艾伦的超级粉丝，第一夫人布吕尼也在《午夜巴黎》中客串了博物馆讲解员的角色，以示对伍

迪·艾伦的热爱与支持。

《午夜巴黎》的整个画面略带黄色，仿佛油画一般，再配上怀旧的音樂，被媒体称作“写给巴黎的明信片 and 情书”。影片仍不脱伍迪·艾伦的本色，不断跟知识分子开玩笑。吉尔在巴黎遇到了应邀来巴黎讲学的保罗夫妇。两家人同游巴黎，保罗随时随地卖弄学问，对名胜古迹、文学艺术发表意见，拿一些黑话术语标签，终于惹恼了吉尔，大骂保罗是吊书袋，伪智慧。

吉尔见到挚爱的海明威，激动不已，冒昧地请海明威看一下自己刚完成的一部描写怀旧商店的小说。海明威马上断言：“我讨厌它！”困惑的吉尔说：“你还没看过怎么就讨厌？”海明威说：“如果它写得很糟，我会讨厌；如果它写得很好，我会嫉妒。总之我讨厌它！”

《午夜巴黎》中的这种“时空转换”是伍迪·艾伦常用的手法，最典型的的就是《开罗的紫玫瑰》，影片中那位忧郁的女招待，通过一遍遍观看一部叫《开罗的紫玫瑰》的电影，暂时摆脱噩梦般的生活，最终感动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使他走下了银幕。人活着总需要点幻想！

在《幻想的瘟疫》中，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幻想”的概念。齐泽克认为，幻想解构着现实，支撑起主体的现实感。当幻想崩溃后，现实感也就丧失了，因为真正的实在是我们不敢面对的，例如粪便和垃圾都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却幻想着一按按钮、往垃圾桶里一扔就可以摆脱掉。《午夜巴黎》中的吉尔把这称作“否认机制”。

齐泽克说，幻想并不仅仅以虚幻的方式实现欲望，相反，幻想教会我们如何欲望。“黄金时代”从来就不存在，恰恰由于它不存在，才创造出欲望。在《曼哈顿》中，伍迪·艾伦扮演的作家在构思小说时自言自语道：曼哈顿人不断给自己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和神经兮兮的问题，使自己和可以不需要面对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可怕的问题。乐观地说，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文学、艺术、音乐、体育，当然还有电影。说白了，这些都是“幻想”！

追求有道德的生命